



辛丰年的历程

◎洪宇

现在距离1976年,已经是47年了——那一年,南通有一位53岁的干部提前办了退休,重新集中精力开始了他自己设定的“脱产学习”:用退休金买下马恩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一本本读来;又用海燕收音机、601盘式录音机、夏普AP9292收听或录制韩国的古典音乐电台、上海台的调频音乐节目……

从那一年开始,再过11年,这位退休老者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出版社是大名鼎鼎的三联书店。这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就是辛丰年先生。回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通人文历史坐标,辛丰年无疑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他在当时最有号召力的《读书》上开启了一种新的音乐人文写作类型,和众多大家一起形成了一种“读者”文风,影响之深惠及几代人;而他的去世,包括《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新京报》、光明网、大公网、凤凰网等全国性主流媒体都做了主题或相关报道。

那时,间或有外地的读者慕名来南通拜访或寻访他。其中就有《读书》的赵丽雅(扬之水)。她是辛丰年专栏“门外读乐”的编辑,后来她写过一篇《辛丰年与Symphony》,文中有一句“他唯一的天赋是善良”。差不多过了五年,辛丰年的长子严锋写自己父亲,“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辛丰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两相呼应,所见略同。

李章是90年代《音乐爱好者》的主编,自陈因为与辛丰年的交往,“《音乐爱好者》的走向,已有相当部分是辛丰年的思路”。而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成为一段当代知音传奇故事的文字见证。

南通本地,辛丰年在一帮“文艺中青年”的口碑里,也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常常拒熟人于千里之外,却与素昧平生的爱书爱乐者一见如故。

今年7月,辛丰年先生百岁诞辰之际,纪念文集《辛丰年先生》由南通洋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联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7名作者里有辛丰年的家人、友人,比如上文提到的扬之水、李章、严锋等,也有读者、评论家,比如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杨燕迪、乐评人李皖等,时至今日,他们的评论文字不仅没有过时,更是成为辛丰年价值的确证。文章33篇,涉及辛丰年生平、生活、写作和思想的各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他从权贵出身、投身革命再到文化老人的人生历程。

《辛丰年先生》,上海音乐出版社,202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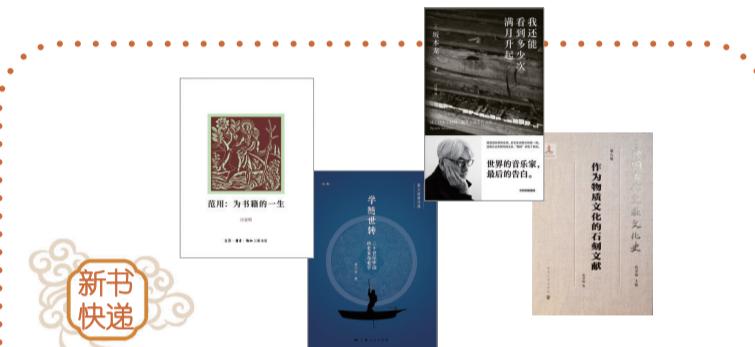
辛丰年先生百年诞辰(1923—2023)纪念暨《辛丰年先生》首发分享会,将于7月29日下午3时在本市南大街88号名都广场2号楼0327尤无曲艺术馆举行,欢迎读者与会。

绿茶画名家书房·钱志熙

钱志熙 1960年生,古典文学学者。



钱志熙书房 造访北大钱志熙教授书房绿涛室,听钱教授谈阅读启蒙和学术生涯,以及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和学习方法,受益匪浅。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汪家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范用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出版家。本书即以“书”为线索,呈现其一生的出版风貌。书中披露了《读书》《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的创办历程,《西行漫记》《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等经典图书的诞生始末,也叙写了范用与李公朴、陈白尘、田家英、启功、王世襄等师友的交往故事。

学随世转: 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虞云国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吴晗、严耕望、刘子健等著名史学家为典型个案,再现了他们在时世剧变下的人生轨迹与学术生涯及其历史观与方法论,既多方勾勒出中国百年史学的辉煌业绩与曲折走向,也

真实还原了这些史学大家的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

[日]坂本龙一著 白荷译
中信出版社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有些话必须要说:关于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背后的哲学,关于坂本家的历史和家人的羁绊,以及关于自己离开后的世界……

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

程章灿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古代文献的特殊形态——石刻文献的研究中,从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视角,立足于文化史的宏观鸟瞰,对古代石刻文献和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展示了古代石刻文献的丰赡和魅力,丰富、完善了古代文献的广阔内涵。

《耕堂读书记》值得仔细揣摩

◎苗斋

孙犁在世时,出版过四本书话随笔集,多系他人代为编选。其中三本有编者后记,只有《耕堂读书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以他自己《谈读书记》一文作为“代后记”。比较而言,也是这一册选文最为整饬。

孙犁书话中,《书衣文录》影响最大,后来还出过增订本、手迹本、全编本,但均非理想读本。况且这些“书衣文”,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

处,却零星散乱。作为题跋,内容不合体例;作为日记,缺少背景线索。以片言只语宣泄一时情绪,写起来容易,读起来轻松,是“可一而不可再”的。返观《耕堂读书记》,每篇都有相当的长度,书读得认真,文章也写得用心尽兴,值得仔细揣摩。

需要明确的是,《耕堂读书记》的强项并不在学问或思想方面。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大多是一些关于世态人情的议论和感慨。例如,



雨天的书

◎郑伯克

今年夏天尤其多雨,方才放晴一两日罢,便又下起雨来,而且下得密、下得大,也下得久。在这样的时候,是只能独自且落寞地守在房间里的。然而,即使在房间里,如是泛滥的雨水,并了沉郁的天色,也是足以使人胸室与气闷的,因而兴味淡寡,只得兀自地空想着要去找一两个知心的朋友,趁着窗户,听着雨声,喝着苦茶,吃着零食,然后稍稍地说上一两刻的无关紧要的话,在戏谑而融和的气氛里,获得一点浅淡而静好的满足。

当然,虽说是甚无聊赖的,但我尚不足以生出读书来消日的想法。盖以现今的书,多数是不堪读的,以其意趣不够散漫支离,而语言又太单一贫乏了。然意趣的散漫支离,自周作人之后,恐已无人可继其坠绪的,故我并不怀有过份的期待。但其语言的单一或贫乏,则令人不得不生出了更多的失望来。虽董桥早已有过相似的感受了,并在《给自己的笔进补》中以“词汇不够,文章贫病,句法笨拙,阴阳不调”数者拈出了现今的写文章的人的通病,复引罗常培的话,来作为补救之法:一为“搜集各行业之惯语”,二为“容纳方言中之新词”,三为“吸收外来语之借字”,四为“董理话本、语录、戏曲、小说中之恒言”。然罗常培所云,乃见于1948年其为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所作的序,谈的是学术的,而非文学的,固不如去引1928年周作人序《燕知草》的话,或来得更熨帖一些,其云:“以口语为基础,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的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来。”但是,现今的人,虽有口语以及方言或外文的修养,却大抵是昧于古文的,以致文章写出来不够涩,亦不够雅。

与其将日子耗费在不耐读的书里面,莫如赶紧地燃起一根香烟,实际上却并无瘾头,聊以对付这雨天或天色。



《谈读书记》中说,黄丕烈“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前代不能有,后代也不能有,只有他那样的时代,他那样的生活,既不能飞黄腾达,又不甘默默无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和这样的举动”。这真是明白透彻、令人无地自容的诛心之论。

孙犁曾批评过《知堂书话》,可《耕堂读书记》中《颜氏家训》一篇,嘉许颜之推的“慎言检迹”,与周作人同题书话的主旨如出一辙。